

崩人快语



【美】伊丽莎白·斯特劳著 张芸译
《奥利芙·基特里奇》
南海出版公司

打不死的Olive

□蒯乐昊

《奥利芙·基特里奇》出了新的中文版，但在此之前，它的中文版译名是《微不足道的生活》。

这是美国当代作家伊丽莎白·斯特劳的作品，小说一面世即被《今日美国》《华盛顿邮报》《华尔街日报》等多家媒体评为年度好书，2009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。HBO识货，改编功力也确实了得，能把纯文学拍成好看的电视剧，小说里那个最关键的凶女人，奥利芙·基特里奇，他们请到了科恩嫂。——除了科恩嫂，你还能想有谁可以演好这么一个冷硬的母亲兼刻薄的妻子，同时还招人烦呢？

跟科恩嫂出演的《三块广告牌》相似，女主人公在故事开头都正在遭遇自己人生中的结构性失衡。Olive是小镇上的中学教师，一个严苛的难以相处的中年妇人，她的药剂师丈夫Henry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好好先生。短短四集迷你剧，一开头就死了很多。死亡似乎太容易发生了：药店的助理，出门买杯咖啡，就中枪死在马路上了；又新招了一个年轻的女助理，她的丈夫马上在一次打猎中被人失误射死了；跟Olive眉来眼去的英语老师，还没等到私奔，就自己开车把自己撞死在大树上了……但小说的写法却并非如此狗血，人生的重大事故被一笔带过，构成冲突张力的不是戏剧性，而是每天微不足道的生活，那才是藏在暗处之刃。小说用松散结构写了小镇上许多小人物，每个人都背负着伤痕的隐痛，有些人在伤痛中染上顽固的心理暗疾，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才能免于自杀。

刻薄的Olive没有朋友，她对丈夫的示爱嗤之以鼻，对独子的态度相当强硬，但她对失败者却有着真正的慈悲，好像她的眼睛里只看得到他们。她的父亲曾一枪崩了自己，从那之后，痛苦就是她血液里的积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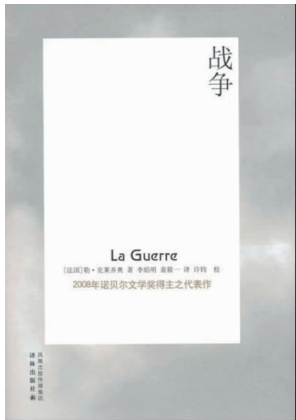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部关于如何活，以及如何死的片子，在由生到死的过程中，光明和黑暗彼此角力，绝望和恶意蔓延，但有时又被一念之善拯救，就像电影开始空中飘落的寒雪，也会变成甜甜圈上的糖霜。Olive为儿子营造了新居，在她的想象中，她的孙辈都应该围绕在她身边成长，但儿子长大成人之后，忙不迭地从她的暴政里逃走了，逃去了大城市，娶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女人，并迅速把自己生活弄得一团糟。在Olive和Henry多年冷战的坚冰终于出现一点融化痕迹时，她的丈夫中风倒下了，不能说，甚至看不见，生命中所余下的，不过在老人院里挨时间。“你生来善良，你娶了个野兽，也待她很好。现在你可以去死了，我就在你身边。”Olive对卧床的Henry这样耳语，但是Henry还是没有死。

死亡如此重大，Henry挑了一个Olive不在身边的日子。Olive独自去布鲁克林看望他们的儿子，儿子离了婚，又结了婚，他们的生活完全不是Olive喜欢的样子，但谁又有权利规定别人应该如何生活呢？

人怎样才算度过一生，可以安然赴死呢？小说没有答案。Olive的学生回小镇寻死，是怕在纽约公寓里自杀会对下一任房客不公平，可是小镇的旧居已经卖掉了，在那里死也会吓着孩子，Olive逼他跳海救起了另一个不快乐的女孩，善行成了救赎，他似乎是死不成了。Olive晚年孑然一身，她屡次想象过，要像父亲一样用手枪结束自己，在林中她看到一个老人倒在地上，她以为他死了，其实他不过是突然中了风。她救了他，两个死不掉的空巢老人，他们根本不是同一类人，但此刻他们决定互相攀扯着活下去。

无论是《奥利芙·基特里奇》，还是《微不足道的生活》，不同语言之间由翻译带来的衰减难以避免，读完女主人的一生之后，你不再觉得Olive是一个小镇妇女的普通名字，它隐藏了作者的深意。Olive是橄榄，在未经酿渍或榨油之前，是酸涩难以入口的果实，但在西方语境里，回甘的Olive也是滋养一切的天堂之果。从词源学上来说，它甚至就是：O! Live!

如果生命有其意义，那到底是什么？It baffles me, this world. But I don't want leave it yet. (这个世界让我困惑，但我还不想离开。)Olive最后这样说。这是生活中唯一的英雄主义，它考验着你的耐心，也折射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消磨的朝朝暮暮。



【法】勒·克莱齐奥著 袁筱一译 译林出版社
《战争》

勒·克莱齐奥的战争

□育邦

法国小说家勒·克莱齐奥是一个创新意识强烈的作家，他是可以归入那些“小说革命家”行列的作家。1940年出生的克莱齐奥被称为法国“新小说”之后“新寓言”派的主将。在1994年的法国读者调查中，克莱齐奥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，被誉为当今法国文学的核心。

有人批评克莱齐奥言之无物，虚无缥缈，没有深刻的思想。我想，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。克莱齐奥在与著名导演戈达尔的一次谈话中说：“如果作家没有人类高深的思想，如果对世上一切基本的东西、一切不愉快的东西没有一种情感的话，就不可能写出好东西，就无法写东西，无法自我表达。”事实上，克莱齐奥的写作正是如此。

在小说写作领域，克莱齐奥发动了全面的战争。在这场战争中，他不再顾及传统的文学价值观，它们早已不是他的对手了。他的敌人似乎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词语。但是，它是无所不在的、无法把握的，细微得不可触摸，庞大得不见首尾。从天上到地下，从有限到无限，从身体到内心，他发动了全面的战争。

这场战争就是《战争》的写作。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：“战争开始了。谁也不知道在哪里又是怎样打起来的，但事情就是这样。”有一天，它也许会成为文学读者津津乐道的经典开头，就像卡夫卡《变形记》与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的开头。之所以这样说，因为我们觉得似乎在不经意之间闻到它散发出的经典气息。

《战争》里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地点，没有人物，也没有事件，没有一切传统小说所需要的最起码的要素。一定会有人问，那它到底是一部具有何等面孔的作品呢？而我语气坚决地告诉你，我不知道，只有你读了才能知道。

我所知道的是，这里有两个类似于人物的东西，或者叫物体，或者叫符号。Bea.B.，似乎是一位姑娘，一位不知道来自何处的姑娘，她来自某一个遥远的星球。她也许是人，但又绝不是人。她带领我们穿越一个幽深无比的物质之城，是巴黎吗？是，也不是，应该说是一座人类共同身陷其中的毁灭之城。她走在（或者飘在）这座城市，我们看到了道路、大街、车站、商店、机场、咖啡馆、垃圾场、地道，我们看到各式各样奇怪的符号，那些所谓的文明的标识：文字、点、线、圈、叉、淫画。我们随着她，然后就是接二连三恐怖的事件，爆炸与危险充斥在所有领域，战争无所不在，不但在物质之中发生，还在时间中发生，还在灵魂深处精神世界里展开。人类非常可怜，他们几乎无处可逃，物质挤压了他们站立的空间，在这场战争中，他们的溃败是彻底的、无可挽回的。最后，在这场无边无际的随时随地发生的战争中，她消失了。克莱齐奥注定让她消失的，也是我们希望的。书中，还有一位X先生，注意啦，他叫X先生，而不是K先生，绝对不是卡夫卡书中的K先生，他们之间有质的区别。K先生，有人类清晰的特征和面孔，意指虽然有些暧昧，但总是人类的某种代表。而X先生就完全不是这回事了，他是纯粹的符号。他会开着汽车，带我们去追逐在大街上惊慌失措的人们，他出其不意，带我们走进自己精神世界的恐惧和茫然之中。那么，Bea.B.小姐和X先生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吧？也许是性，不行的话，有一点情感纠葛也好啊！但是，这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克莱齐奥总是说，他书中的人物还没有在地球上诞生。《战争》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：“而我自己，我也实在说不准我是否已诞生。”显然，克莱齐奥明白他的人物并不是现实的生物，而是想象出来的类人物种，他们肩负作者重新观照现实世界的重担。

从克莱齐奥的第一部小说《诉讼笔录》起，他就有意地使小说成为一种新的生命体。他的小说似乎是有意识地叙事文学的温柔对抗，他的小说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寓意，一个突如其来启示，一种轻盈的奇思妙想，一个暧昧却又挥之不去的感觉……从《诉讼笔录》《少年心思》到《流浪的星星》和《乌拉尼亚》，克莱齐奥的写作不断地呈现着这种“散点”描绘的方式，并不断深入，从而为这种对抗行为带来力量，同时为文本本身带来自己的生命。

克莱齐奥给予他的小说世界以独特的生命空间。我们无法提供未来小说任何形式和技术上的图景，但是要给小说以生命和自由。不管写作方式如何改变，小说的形式走向何处，作为作品的小说首要的要求是拥有充沛的生命力。在未来，也许小说不再是伟大的，也许不再是深刻的，不再是形式的，但是小说需要自由。就像达利给我们的启示一样，艺术是自由的。

隐匿之光



【美】安妮·普鲁著 马爱农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
《船讯》

断背山之外

□张怡微

从长篇小说构建方法的角度出发，我们应该时常重温安妮·普鲁的创作。尽管读者对她的了解围绕着2006年李安的《断背山》，安妮·普鲁的文学能量不止于此。安妮·普鲁出生于1935年，大器晚成，上世纪90年代之后，她获得过多项美国文学大奖，包括福克纳小说奖、美国国家图书奖及普利策小说奖。早在电影《断背山》之前，安妮·普鲁就已经获得关注。尤其是她1993年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《船讯》，也曾被搬上大银幕。

《船讯》顾名思义，是有关船只进出港的通讯，是小说男主角奎尔中年落叶归根，随姑妈回到故乡纽芬兰拉呱鸟报社的具体工作。在纽芬兰，普通绒鸭被称为“拉呱鸟”，这个名字与帆船时代有关，当两只船在大海上相遇，便会降下帆桁，大声交流消息。《拉呱鸟》就和这咕噪的鸟儿一样，主要通过报道车祸、事故、桃色新闻等小道消息谋求生计。奎尔出生于纽约，长相粗鄙、性格愚钝，与原生家庭关系并不好，工作也不顺利，时不时被辞退，又莫名其妙被召回。他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了第一任妻子佩塔，因激情冲动很快结了婚，然而这位太太显然为激情而生，不断地出轨且拒绝履行母职，奎尔一再忍耐，直到更离谱的事情发生，佩塔离家出走死于车祸，同时还把她和奎尔所生的两个孩子卖掉了。因缘际会，这场事故留下的保险金足够奎尔想一想接下来要怎么办，他带回了两个年幼的女儿，四顾茫然。奎尔最后带着两个孩子，踏上了姑妈的寻根之旅，也就是回到纽芬兰岛。作为二代移民，奎尔对纽芬兰没有任何记忆，他只能道听途说，外加姑妈的回忆拼凑出自己的来历。那时，奎尔已经三十六岁。姑妈在十七岁时全家迁往美国，这是当时外逃的纽芬兰移民潮中的一滴水珠。

姑妈执意寻找一栋在纽芬兰锚爪港岩石上的家族老屋，奎尔只得听从她的想法，她还提出要找到这间荒地上的破屋子，奎尔需要买一条船作为通勤工具，这完全超出了奎尔原来的城市生活经验。凭借在纽约报社的人脉，奎尔接手了拉呱鸟报社的工作。他有两个具体的工作内容，一是报道车祸、二是报道船讯。奎尔终于买了一条船的时候，他又认为他买的船根本不对。姑妈沉迷于老屋的装潢，奎尔则在修船和工作之外，一点点开始了解到航运、渔获、绳结制作与祖上海盗的不光彩历史。生活以难以言说的力量，将奎尔一点一点拉回到命中注定的秩序中。他的报道工作也逐渐有了起色，直至接手了报社总编的位置。慢慢地，奎尔也在当地找到了新的爱情。

《船讯》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百年港口的生计与苦难。小说里的纽芬兰天气很糟，人情表达也十分粗粝、硬核。有许多猎捕鳕鱼的人，有关于海洋的复杂知识，亦有大量死亡，包括谋杀或者海难。人在其中是十分渺小的，但这种远离现代文明的“渺小”，又较之工商业城市有着更为深沉、壮美的意义感和价值感。我们可以在《船讯》中读到迁徙之外的许多世界观，也许来自爱默生或梭罗的哲学，那栋岩石上的破房子，屹立几十年未倒、最后被风暴雨淹没，令一切修缮都徒劳的文学设计，也仿佛是暗喻着宗教化的启迪。

2020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了《树民》，《树民》差不多是《船讯》plus版，两个伐木工人引出的不同产业，其中一个人因为成功将兽皮贩卖到中国，他开始意识到，不得经过原住民狩猎而成的加工行业远不如伐木成本低。他很有野心地把木材卖到中国，从而一定要建立航运、港口，与政客打交道，继而生孩子、领养孩子投注继承人；另一个伐木工人则选择回到野地，与原住民结婚，并形成反文明的、与自然世界联结的生活方式……神奇的是，两本长篇小说都有大量的中国经验，《树民》中的时间段，是在鸦片战争前加拿大的殖民史与创业史，经由航海而形成的世界贸易链条。身为中国人，我们都知道这部小说中的贸易实验，正引领着中国走向怎样的历史危机。

《船讯》中的“中国”元素会温和得多，我们可以读到《拉呱鸟》报上提到的澳门来的神秘汇款，或者中国山的一次雪崩，以及中国流感，或“像中国拱桥一样的紧绷的屁股”。安妮·普鲁在《船讯》中亦埋下产业转换的伏笔，纽芬兰岛的鳕鱼业正在被新兴的石油业抢去风头。喜欢创业故事的人都可以看一看安妮·普鲁，安妮·普鲁不只有西部风格的断背山，她还有很哥特的一面，很航海的一面。

微言大义